

# 衡阳明墓出土古籍的修复

周志元  
(湖南省博物馆)

**内容提要:** 2000年在衡阳胜利山明墓中出土了一叠古籍,本文主要谈该古籍的修复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2000年3月,在衡阳市西郊胜利山挖掘了两座明代墓葬,在第二号墓中出土了一叠珍贵的古籍。出土以后,考古人员急速送往湖南省博物馆装裱室,笔者接受了这一抢救性的修复任务。尽管清洗、揭裱技术难度极大,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反复研究和多次实验,共清理出“释迦如来像图”、“普陀寺图”、“公德阳牒字幅”三件珍贵古籍图画,最终使他们的原有风貌得到了再现。现重点将“公德阳牒字幅”修复过程及有关问题概述如下:

## (一)、修复技术措施

### 1、出土状况

出土时三件古籍折叠成一沓,装在一个组织结构稀薄的丝织袋中,袋绳挂在墓主人颈脖上,丝织袋平摆在腐尸胸部,已腐烂发臭,因此,伴有恶心刺鼻气味,又因被水浸泡数百年之久,并与淤泥等物凝结呈砖形粘连体,因此板结严重,纸叠规格为37×17×2厘米。从外型观察,大致可推测有三个自然叠层,(上为“释迦如来像图”、中为“公德阳牒字幅”、下为“普陀寺图”。)纸质为皮纸、宣纸及毛边纸,未经装裱。

### 2、模拟实验

根据该古籍残破的实际情况,为了确保安全,决定首先作“揭”的模拟实验。“揭”在传统书画装裱中是指将与书画粘连在一起的命纸、背纸分离。此技术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纤维质文物的安全,因该古籍未装裱,对其作“揭”是指把多层折叠粘连在一起的纸叠打开,但由于书画用纸种类各异,而且紧紧地叠压在一起,所以,要依次完整打开,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难度也是与揭裱传世书画的难度无法比拟的。

模拟实验过程:利用旧宣纸和皮纸,然后仿照原件的规格折叠成长方形,将其埋在盛有河砂拌黄泥的盆中,并将泥砂夯紧放在露天,腐埋了半月取出之后,发现纸叠比较板结,坚硬的砂粒已凹进纸中,因此,纸的拉力也大大减弱,基本上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接着将实验用纸首先采用传统的揭裱方法试揭,然而无济于事。后来将其放入温水中浸泡才安全取出,浸泡约6小时后,由于水溶液被稀释分解,层与层之间有了松动迹象,这时用极薄的启具小心翼翼地借着水的浮力逐层分离控水,而后置入湿润白色毛巾上即可。三大叠取出后,开始试揭每一小叠,因皮纸纤维较长,纵横交错,而宣纸、毛边纸又无拉力动弹不得,所以,采用“水浸法”无法揭开,据此,待水分蒸发到一定程度,处于湿润状态时揭取较为理想。

### 3、揭层

三大叠层分离拖出成功还只是初步的，难点是如何揭开每一小叠层。仿照实验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开始对“公德阳牒字幅”正式进行揭取。

“公德阳牒字幅”是处于纸叠的中层，书画用纸系较薄的宣纸，封面、封底、签条系毛边纸，因长期在地下沤腐，拉力非常弱，几乎完全丧失了机械强度，所以，在水分饱和的状态时不能整片揭开，后经实验发现，待处于较干状态时纸的边缘且自然分层。这是由于未经装裱，不存在有任何其它粘合剂的问题，纸叠之所以粘连完全是水溶液的作用，当水蒸发后，水溶液就形成了竹膜状与宣纸脱离。据此情况，决定将首页采取“夹揭法”，用薄托具与启具配合使用，成功的打开了第一页，而且最大限度的保证了书页的完整性。但这样还只是解决了首页的揭取问题，怎样将纸叠不间断连页打开才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必须保持页与页之间的折口无损坏，但是纸质已经到了呼气即吹散的状况，如果仍然采取以上方法揭取，折口处必然会裂开散落，原本连页形式的古籍原貌就难以保持，据此情况及时改变揭页方法，运用干、湿相结合的方法揭取，从而，保证了折口的完整性，随后采取同样的方法，将数页连续完整打开。“公德阳牒字幅”也从未打开时的17厘米宽的规格恢复到了184x33厘米原应有的规格。

#### 4、“托芯”

由于“公德阳牒字幅”书写用纸是宣纸，又被埋在地下几百年，已霉烂糟朽粉化，毫无抗拉力，就像泡在水中的纸浆，特别是该字幅下部分严重受损，大的碎片只有几毫米，小的像雪片，而且在碎片上附着密密麻麻的结晶颗粒将纸凸起，恰好在这些凸起的地方又有许多文字和图章的笔画，很显然如果颗粒散碎，纸上就会出现稠密的小窟窿，随之文字及图章的笔画就会丢失。所以，文字笔画复位、托裱画芯非常棘手，但又不能完全采取传统的托芯方法而为之，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与画芯颜色相近的“命纸”并用“补托法”托芯，由于采取了合适的托芯方法，所以，使笔画各归其位，也达到了托纸与画心颜色远看浑然一体，近看又有细微差别的整体效果，即保持了古籍的原貌，又符合文物古籍修复“整旧如旧”的原则。

#### 5、装潢形式

从保护古籍的角度出发，对内容、形制、色彩、纸质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分析，精心设计，反复斟酌，将“公德阳牒字幅”装裱成手卷式。在镶料质地上，采用蚕丝耿绢，在色调上，主镶料色调大胆采用在传统字画装潢中忌讳用的袈裟黄色调，辅助镶料在文饰、色度上加以区别，再在外镶挂褐色小边，这样，既摆脱了传统色调的束缚，又能与内容相协调，既有效地衬托出了主题，又收到了谐调大气、古朴典雅的效果。

#### 6、消毒杀菌

该古籍被埋在地下多年，细菌缠身，采用香草粉，二氯苯兑酒精进行熏蒸消毒，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

## （二）相关问题的探讨

通过对衡阳明墓出土古籍的修复，笔者从中获得了一些经验，借此与同仁商榷。

### 1、修复出土古籍应做到保湿避光

凡是适合装裱修复的古籍其载体大都属纤维质的，纤维本身对光是非常敏感的，又由于出土文物古籍所处的环境不同，残损状况各异，所以在修复技术的处理上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别，传世的纤维质古籍常年是处于自然环境中，一般可以采取传统的修复方法，而出土的文物则不同，在出土前因为所处的环境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是处于全封闭中与世隔绝，所以出土以后，首要的问题就要做到保湿避光，否则，就会使文物很快发生化学变化，导致干裂、卷曲、褪色。如衡阳该批古籍出土后，因及时采取了保湿措施，所以没有出现异常现象，在修复

时工作室则掩上不透光的窗帘，并采取冷光照明，这样，既避免了过量紫外线的照射，又便于操作。

## 2、修复出土古籍应注重模拟实验

对于地上传世的古籍的修复，我们的先辈们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一套实用的修复方法，有了丰富经验的文物古籍修复专家，对其需修复到何种程度和在修复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一般是可以预知的。对于出土古籍的修复就有所不同，由于埋葬条件等因素的差异，而且一般是未经装裱的，里层的状况在未打开之前是不得而知的，如果全凭着修复传世古籍的经验莽撞行事，很可能出差错。七十年代初，在笔者从事修复工作不久时曾参加了长沙马王堆帛书的修复工作，帛书出土时的情形与“公德阳牒字幅”出土的情形很相似，在墓中均以折叠式置放。当时由于帛书揭裱工作刻不容缓，技术力量有限，又未注重揭裱之前的实验，在揭裱的过程中，帛片不同程度的受损。因此，对后来帛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如帛书的字数是多少，至今还是个未知数，“因为帛书在揭裱的过程中，造成了许多的残片，其中特别是那些碎片的字数难以准确计算，现今统计（碎片上的字只能大约估计），大约是 11.5 万余字。”（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所以在修复出土文物古籍时，那怕是经验丰富的装潢家，也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在实验的基础上进行，通过实验，毫无疑问就会获得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此次“公德阳牒字幅”的修复，在汲取了帛书揭裱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注意科学性，尊重文物的原始信息，事先作了土壤埋覆的模拟实验，避免了工作中的盲目性，使修复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也确保了古籍的安全。

## 3、修复出土古籍应重视装潢形式设计

古籍的长期保存，不仅需借助于装裱手段，其装潢形式设计是否合理，选择确定的装潢样式是否恰当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古籍是否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

有关古籍的装潢形式在很早以前已有了很好的样式——卷、轴、册。并一直流传至今，说明是非常实用的，对于保护我国的墨宝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任何事情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们在使用中也发现一些弊病，如原来经过装裱的古籍，有的时间并不久远，但裱件的边缘破损散落，断裂严重，导致作品不必要的多次重裱。因此，我们要辩证科学的看待它，对于不利于墨宝保存的地方，装裱传人有责任加以改进。因此，笔者在总结前人装裱经验的基础上，发现裱件出现以上状况的原因，除了其它的因素以外，认为与“轴心”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根据“公德阳牒字幅”的纸质已非常酥脆的特殊性，在装潢形式的设计上不拘泥于传统的“研装法”，为了避免以往容易出现的问题，防患未然，在考虑装裱形式艺术美的同时，试着在轴心方面进行了改进，将轴心由原来手卷本身的“拖尾”卷成，改为隔音管替代，再套上手柄，这样手就可以直接握着手柄快速自如的舒卷，避免舒卷时出现异形，减少“画芯”的多层摩擦，保护边缘不受磨损，更重要的是能减少裱件的自重对古籍产生的压力等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另外，为了裱件外包装的装潢更为精美，手柄和手卷的“包首”均用同样的锦缎装裱，所以从外观就可欣赏到一个非常别致的锦盒相套的工艺品，不仅如此，在外再配上同锦缎的囊匣，更显富丽堂皇，这样，使之真正进入了保险箱，既达到了保护古籍的目的，又提高了装潢的档次。

总之，古籍修复工作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现今的古籍修复已不仅是单纯的为修复而修复，在修复的同时，也是一个对古代工艺艺术的认识和研究过程，由于文物古籍是不能再生的，是历史的见证物，又因为“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因此，每个古籍修复工作者都要有高度的文物意识和责任感去完成自己的使命。